

<<切·格瓦拉语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切·格瓦拉语录>>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9606

10位ISBN编号：7108039605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师永刚,刘琼雄,詹涓 编著

页数：239

字数：1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切·格瓦拉语录>>

前言

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西班牙语：Ernesto Rafael GQevafa de la Sern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通常被称做切·格瓦拉(西班牙语：CheGuevara)，香港译作捷·古华拉。

1953年，格瓦拉抵达年轻的左翼主导的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危地马拉，在这里得到了绰号“切”(Che)，这个使他永远被铭记的历史绰号。

“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 and 表示惊讶的常用语，类似于汉语中的“喂”、“喔”等。

从此这个名字成为某种影响历史与潮流精神的代名词。

新锐的感叹超越当年命名的本义正在确定今天这个时代的气质：切。

拥有这个名字的革命模特是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

1959年他追随卡斯特罗解放了古巴。

1965年他离开这个曾使他找到革命理想的国家，在其他国家继续策动想象中的革命。

首先是刚果，然后是玻利维亚。

1967年10月9日，在玻利维亚被他终生反对的敌人杀害。

死后，他成为了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

这位战士以一种幼稚的激进游击战。

一种以卵击石、视死如归的气概，成为当代最伟大的乌托邦战士。

切，就是革命、乌托邦和青春的同义词。

<<切·格瓦拉语录>>

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赤色战士切格瓦拉的纪念传记。
他死于暗杀，是一个神话般的自我流放的赤色战士，被视为所有帝国主义者的不共戴天之敌。
他死后被宗教般的祭奠，被一切怀揣着革命理想的青年奉为偶像，成为一个介于神话和童话之间的英雄。
他甚至被奇妙地艺术化了，成为20世纪象征某种纯粹力量的波普符号，一个性感的圣徒。
至今，仍没有哪个反战集会上没有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没有哪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上没有切·格瓦拉的旗帜。
切·格瓦拉身上浓重的宗教色彩正使其成为各种理想主义的代表。
他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的牺牲后，仍然留给这个世界无尽的谜。

<<切·格瓦拉语录>>

作者简介

师永刚：画传创始者，《世纪华人画传丛书》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的《蒋介石画传》《宋美龄画传》《邓丽君画传》《三毛私家相册》等丛书在中国掀起画传热潮，发行总量超过百万套。畅销书《蒋介石：1887-1975》上下卷、《雷锋：1940-1962》作者。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主编。

<<切·格瓦拉语录>>

书籍目录

壹卷
青春
药·一九五零年·拉丁美洲
贰卷
爱情
荷尔蒙牌·切姿态·他在忧郁
叁卷
生活
雪茄烟·棒球 手表 游击战士之时尚
肆卷
革命
无产阶级的忧伤·解放 革命与美
伍卷
战士
V·懦弱的死亡·游击术
陆卷
乌托邦
1960年左右的社会主义·人民·还有美国
柒卷
生命
受难·圣徒·身处这个环境的孩子
捌卷
未来
我相信我们遇到了梦想
玖卷
同志
亲密的敌人·农业年的国际出走·谜
拾卷
光荣
或者是信念·拉丁美洲的肋骨·时间的手表
牺牲之美
《切语录》编后记

<<切·格瓦拉语录>>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亚马逊河挟带着它蜿蜒浩荡的支流，在美洲中心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黑暗大陆。在漫长的雨季中，亚马逊的支流开始泛滥蔓延，侵吞了树林，将它们变为海洋生物的避难地，而陆地生物就只有在水域未能彻底占据的狭小空间里，暂时找到一片栖息地。

鳄鱼和食人鱼取代了豹猫、美洲豹和野猪，成为雨林中最危险的新来客，它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人类在丛林中安营扎寨。

自从当年勇猛而饥渴的奥雷利亚纳开始将视野转移向这片泥泞之海，并且乘着临时拼凑起来的船只溯流而下，对于这条河流发源的具体位置，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谜题。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亚马逊的发源地应该是马拉尼翁河，可是现代研究则将关注点移向另一条重要的支流乌卡亚利河。

耐心地沿着这条河的河岸逆流而上，会发现它分流为若干条更小的分支，地理学家们已经发现在安第斯高地里，有一个小小的湖泊，正是它养育了阿普里马河，这条河起初只是条淅淅沥沥流淌的溪水，渐渐壮大成了沸腾奔涌的洪流，而在当地的克查语中，阿普里马正是“大声咆哮者”的意思。

这里，就是亚马逊河诞生的地方。

这条河流到达了它的尽头时，泛滥肆虐，却又静谧得无边无际，加深了森林的夜晚所特有的那种神秘，在此时此刻，又有谁还能清楚地忆起它在山峦间的发源地？

现在，我们是在圣巴布罗，秘鲁政府将那些罹患麻风病的病人转移到这个国家最边缘的地方，而我们将此地作为我们的基地，从这座麻风病院，我们将深入森林的腹地。

所有关于这片森林的描写，从哈德逊多彩的田园牧歌，到约瑟·E·里维拉更为阴郁的笔调，都低估了森林里最微小却最可怕的敌人：蚊子。

一俟夜幕降临，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便聚集在河水上方，任何活着的生物不幸经过，它们便会群起而攻之。

走进森林中，没有带蚊帐，甚至比没有带武器更危险。

野生食肉动物并不会无缘无故地袭击人类，而在沼泽中涉水而过时，也不会无端地遭受鳄鱼和食人鱼的袭击；至于各种蛇类，它们也不会随随便便地攻击一个过客，向他体内注射毒液，或是以一个死亡拥抱令他窒息。

蚊子却不同，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侵袭人类，可以叮咬你浑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肤，它们吸走了你的鲜血，留下的是烦人的肿胀、黄热病毒，更多的时候，则是引起疟疾的疟原菌。

你必须将自己缩到很小，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防敌人。

另一种看不见却同样很凶险的敌人是钩虫。

假如一个人光脚走在雨林里，这种寄生虫将毫不费力地钻进人的皮肤中，沿着消化道长驱直入，它们源源不断地吸取人血，这会导致严重的进行性贫血。

这种寄生虫多多少少，影响着这个地区几乎所有人的健康。

沿着森林里一条崎岖的小路，我们前往当地原住民雅加人的小屋。

大山高大而令人生畏：它的声响与静默，黑色的河水所汇成的小溪或是树叶上滴落下的清水，所有这些既矛盾又和谐的元素，使得行者常常会为之而震颤，甚至会因此失去了自己。

为了逃脱这种大自然可怕的影响力，你必须要将双眼聚焦在向导流淌着汗水的宽厚的脖子上，或者是那些被人踩踏而形成的小径中，如此，你便会想起人类虽卑微却不容忽视的力量。

等到我们全身上下的衣服都已经紧紧贴在皮肤上，四处滴落的清泉将我们的头发冲刷干净，这时，我们离原住民的住所便不远了：这是一处小小的居民区，建在森林中的开阔地上，房子是用树枝和树叶搭建而成，周围是树薯灌木丛(树薯是这里生活的印第安人最主要的食物)。

这块土地只是他们临时的家园，一旦汛期到来，地下水疯涨，他们便得搬到高地，靠着树薯和棕榈树的果实过活。

白天，雅加人住在用棕榈树叶建成的开放式的小棚屋里，棚屋距离地面有一段距离，这样可以帮助隔离湿气。

可是当夜幕降临时，他们粗糙的皮肤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也无法阻挡蚊子成群的进攻，他

<<切·格瓦拉语录>>

们不得不转移到一些完全密封的小屋里去，相比他们白天住着的棚屋，这种房子多了一扇同样是用棕榈树叶制成的小门。

只要太阳不出来，所有人便一直呆在小屋里不出门；尽管居住的条件很差，却不至于影响他们的“性趣”，那些束缚着我们的陈腐规矩，对这些部落世界而言毫无意义。

一次，我从一间小屋的门缝里往里看，先是闻到了一股油脂奇怪的味道，紧接着看到了汗湿的躯体，此情此景，立刻让我拔腿就逃。

这里的人们惟一要做的事情，便是按照自然法则生存下去。

在冬季里，他们的食物是夏天储存起来的树薯和土豆，有时，他们乘木筏去沼泽中捕鱼。

捕鱼的情景很有趣：他们镇定地坐在船上，一副岿然不动的架势，右手握着一只鱼叉。

水混浊发黑，根本看不见里面的任何东西；突然间，一只鱼叉深入水中，水在刹那间被搅动，激起片刻的涟漪，很快便又恢复了平静。

一个人牢牢地掌着舵，使得小船保持平衡，鱼叉上的鱼拼尽全力挣扎，最终精疲力竭，放弃了抵抗。

假如节气适宜，他们还会出外打猎。

偶尔，他们会用从外面交换得来的一杆老式猎枪捕得食物，不过总体而言，他们还是更喜欢用不发出声音的吹箭筒打猎。

当一群猴子出现在树丛中时，一支箭头上淬毒的短箭会射中其中一只猴子，它还会继续跑上几米，接着，箭毒发挥作用，将猴子麻倒，它仍然活着，却不会发出一点声响提醒自己的同伴注意。

在猴子们疾跑的这段时间里，吹箭筒在不断地发出进攻，同时猎人们还会记下猎物们倒地的准确地点。

当最后一只猴子逃离了这场猎杀悲剧，猎人们便将欣然地踱进树林中，收集猎物，这些猴子成为了部落里人们的公共食物补给。

为了庆祝我们这群白人访客的到来，他们送给了我们一只用上面所说的方法猎取的猴子。

我们按照阿根廷大草原烹饪食物的方法，搭了个简易的烧烤架，试着吃了这种粗糙而又刺鼻的肉。

当地人看到我们这样来烧肉吃，都感觉很新奇。

作为回赠，我们送给他们两瓶随身带着的酒。

印第安人兴奋地将酒水喝完，做了一个宗教仪式，然后将酒瓶盖子珍重地放进了他们脖子上系着的小袋子里，这个袋子里装着的都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包括一枚护身符、几只吹箭筒、一粒种子做成的项链、一枚秘鲁硬币等等。

夜幕降临，我们开始担心归程，要去的地方是一幢用金属做房顶的小屋，其中一个人指引着向前走，很快便到了目的地。

按照欧洲人的习惯，我们握手告别，向导则给了我们一件礼物，那是他裙子(雅加人身上穿着的惟一的衣服)上的一条纤维。

关于在大山中将会遇到种种危险与惨剧，我们都听到了不少描写，现在，我们即将要亲身经历。

你常常会听到别人警告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走到小岔路上，否则就会很危险，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有一天，我们并没走出那幢自己搭建的小屋多远，突然惊恐地发现，原本常常来回走的那条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我们很小心地想要找到自己来时的足迹，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成功。

接着，我们让一个人出去探路，他沿着直线开始走下去，结果很快我们便听到了他的呼救声，这才将他带了回来。

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试着出去探了探路，但没有一个成功的。

幸运的是，之前我们曾经听当地人说过，在碰到类似的情况时，应该去找一种很特别的树，它的根茎分成了几个几厘米厚的部分，有时甚至可以伸出地面，覆盖几米的范围，看来这是为了给树干提供额外的支撑。

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棵树，开始拼尽全力敲打它的树根，这种单调的敲打声并不是很响亮，却可以传出很远。

这种打击声在树林中，甚至比枪声更为有效。

<<切·格瓦拉语录>>

过了一会儿，一个扛着猎枪的印第安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带着嘲弄的微笑，他将我们带回了正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出来时，偏离了正路大概五百米的样子。

一般来说，人们都以为丛林是美食的天堂，这真是大错特错。

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原住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饿死，可是一个不小心走失的人就很有可能遇上大麻烦。

我们所知道的那些热带水果，没有一种可以自然而然地生活在丛林中，想要吃到可以充饥的植物，你还需要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从无数种植物中，找到没有毒性的那一种。

同时，假如你没有看别人杀过凶狠的野猪，不熟悉这里的水路，也不懂得怎样沿着沼泽边缘前行同时又不发出一点声响，打猎同样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

至于捕鱼，在水生物如此密集的地方，它同样堪称一件极其复杂的艺术，因为鱼儿没有道理偏偏咬上你的钩，至于用鱼叉，除非练个三年五载，否则又谈何容易。

可是在这里耕作却相对简单很多，小小的付出将会带来喜人的回报。

巨大的菠萝！

巨大的椰子！

巨大的香蕉！

森林的意愿，或许便是紧紧约束住它的子民，并且让他们与自己融为一体。

人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食粮。

这个道理，就与猴子们为了获取每天的食物，必须在毒箭下奔走一样。

豹猫猎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而此地的居民辛勤耕作也只是为了自己免于被饿死的悲剧

。

<<切·格瓦拉语录>>

后记

世界被什么主宰？

精神有重量吗？

革命是什么，真实的革命究竟是什么？

我们真的了解革命吗？

我们真的看到了那个人创造的世界了吗？

题记 1967年10月9日。

切死在了敌人的枪下。

身中九弹。

四十年前的枪声至今仍在革命史上留下惨烈的回声。

随着纪念日的到来。

这种自发的纪念正在成为一个集体回忆的开始。

即使在遥远的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背影与声音。

一个年轻人开了一个有趣的博客，来纪念这位革命模特。

他自己拍了近千张切在中国以及其他他可以到达的国家看到的切的形象。

如同这个名字所标示的那样：无处不在的切。

切存在于那些南美乡村的墙壁上，或者一本书的封面上。

更多的图片是切在中国的许多年轻人的T恤上。

一波波并没有止息的对于切的追寻包含在对于现世的追问与怀疑中。

这些无处不在的切，正在预示着某种令人难以忘却的精神洗礼。

既使在今天，切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在发挥着某种作用，存在于我们精神的某一部分。

尤其当意识形态正在被国家与人民淡漠的时候，淡漠者们却仍在悄然制造着全球性的切记忆。

这种流动的热潮仍然在鼓励着翻阅到他的名字的人。

英语世界的记述里，绝不是世界几个地点的几次游击行动所能解释的现象，仅60年代那场纪念活动的盛大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拉丁美洲纪念活动的中心分别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三个与切·格瓦拉最有关的国家。

“10月8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导演的传记片《直到最后胜利》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首映式，四万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场上，人们为来自各国著名歌手们的深情演唱不断欢呼；由现任总统个人倡议，阿根廷发行了印有切。

格瓦拉头像的纪念邮票。

在玻利维亚，两支由拉美青年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聚集在烈士遇难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从古巴出发，一路汇集北部拉美国家的自愿参加者；一支由切的故乡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出发，一路接收南部国家的青年。

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维亚一位前总统的两个儿子。

有许多欧洲来访者，包括西方著名人权主义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

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命名了一个‘反叛者切·格瓦拉镇’，葡萄牙离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条‘切·格瓦拉街’，伦敦加勒里学院挂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学校园里燃起了无数堆祭奠的篝火……无法一一尽数拉丁美洲、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种种纪念活动、出版物、音像制品。

” “四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世界。

在每年10月8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 various 人物来到寂静的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

直至90年代，在先后爆发于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上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举起。

” 全球范围内“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

我们所要尊敬的这个人，这个遥远的具有多重国籍、属于阿根廷，又属于古巴的人，以解放人类为

<<切·格瓦拉语录>>

职责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真实的国家，真实的公民身份如何界定？

他的革命世界真的是我们触摸到的著作的封面上他遗留的体温与拉动枪机后沾附着的子弹的味痕吗？他存在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他所属的国家与地理，早已成为某种精神疆域的指路牌。

那些雪茄烟，那些高尔夫，那些波西米亚式的四次清道徒式的漫游，他用了三十多年走遍了世界。

用双脚、波音飞机、摩托车甚至破船……与苏联人也与美国人握手。

与中国人也与拉丁美洲人亲吻面颊，与西半球也与东半球寻找用社会主义的方式与资本主义交易。

比如糖，比如工业。

比如银行，比如义务劳动，比如艳遇，比如游击队；比如崇敬毛泽东，同样也会把何塞·马蒂当成精神来源。

他被敌人害怕也被敌人喜欢。

他被当代流传，并不能避免被有的人写作自己的传记来歌颂，更多的也许是谤毁。

电影、电视，或者他并不喜欢的商人们，还有其他需要他的精神的人，都在消费着他，使用着他，或铭记着他。

乐队需要他，穷人需要他。

作家、甚至那些正在流浪的人，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理由。

这些怀疑与想象力的延续中，是我们在翻阅切的著作与他的言行的时候。

所感受到的一些深切的触动。

世界肯定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事关某一个人如何成为某种精神指引的秘密，也包括了这个人如何从自己的国家消失成为地球这个村子的牧师的足迹。

而这也足以让我们相信某个伟大人物的去世或者诞生，甚至左右世界的某种重要的时刻，总会成为世界的纪念日，成为某种精神与理由的标志牌。

在6月14日格瓦拉誕生日。

在10月8日，格瓦拉被俘日……我们都可以听到世界的心脏跳动的声音，那种咚咚的跳动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血液中。

世界需要一部“圣经”。

那些被“圣经”无法覆盖的人，那些永远孤独的看着切的画像泪流满面的人，则需要一部《切语录》。

。

而这些几乎就是我们编辑这部语录的理由。

我们需要找到一部真实的可以让更多的同志速查并且能够快速领略到他的精神的语录。

更需要找到上述怀疑所形成的理由。

我们最大的想象就是试图找到切在四十年后的精神造型，属于每个汉字语系的青年所可以接受的切的灵魂或者他的启示。

而这本书试图表达的则是：影响力。

全球化。

互联网。

英语或者西班牙语，或者汉语，或者更多的不同口音的读者。

这样的精神平台下的切的精神源泉。

这本书的编选原则是以切的精神线索与他所创造的美，最主要是牺牲之美，来进行的一次切精神的平面GEEGLE搜索。

这种搜索带着艰难的想象力与制造力。

甚至偏离于切精神高度的判断力。

但却是一次东方语系最重要的纪念切的行动，因为这本书，我们连通了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北京这样一个的纵横模块。

这个模块基本上覆盖了我们今天所历经的不同时代与制度。

包括精神背景，这种尝试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如同切的创造一样，如同切本身在他的身后，被他的敌人与同志一起纪念，甚至被不同阶层的人们奉成了某种传奇或者纪念目的。

这是一本纪念切牺牲四十周年的全球性的纪念活动中的致敬之书。

<<切·格瓦拉语录>>

因为我们的涉猎有限。

许多重要的著述与语言仍然流散在切光辉的著作里。

我们期望更多的人能够将阅读到的伟大的切的语言寄到这个信箱：syg@vip.sina.com，我们将会补充与增加到这本语录里，直到它成为一本经得起时间来打磨的革命之书。

这本书同步在北京三联书店、台湾省联经出版公司、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切将成为我们试图打通两岸三地的精神象征。

2006.11.16

<<切·格瓦拉语录>>

编辑推荐

<<切·格瓦拉语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